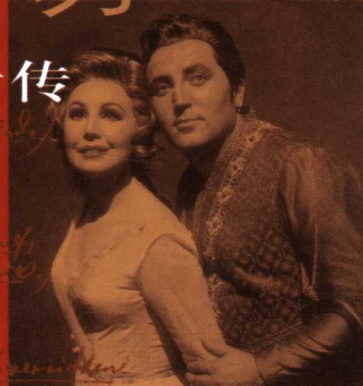


音乐生活丛书
USIC



弗里茨·翁德里希传

弗里茨·翁德里希传

Grundman (verwandelt Dr. Kruggen wieder in)
"He! He! Waldhüter ihr!"
"Schlafhüter mühsamer!"
"Es wacht doch mindestens ein Mönch!"
(Der kleine Kruggen (Vierzehn-Jähriger) springt auf
und schreit: Ich sag's euch, gleich kommt die auf die Krug-
• 三联书店 "Haut ihr den Auf". Nun danket Gott,
dass ihr laufen den zu hören!"
(Er läuft viel zu langsam ebenfalls nicht; gemeinschaftlich werden di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瑞士] 维尔纳·普菲斯特 著 何妙生等 译

命运夺走 我们的一切

弗里茨·翁德里希传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夺走我们的一切”：弗里茨·翁德里希传 / (瑞士)
普菲斯特著；何妙生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6.1

(音乐生活)

书名原文：Fritz Wunderlich

ISBN 7-108-02366-0

I. 命... II. ①普... ②何... III. 翁德里希-传记
IV. 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4194 号

译者：何妙生 李道斌 张玉贤 王 草
吴晓红 胡 俊 何 宁 周 健

责任编辑 刘雪枫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5

字 数 370 千字 图 片 87 幅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序

“命运夺走我们的一切。”这只是一句话的讣告，震人肺腑，赛过千言万语。弗里茨·翁德里希于1966年9月17日去世。噩耗传来，人们为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所震动。就在他36岁生日前几天，在他整个宏伟事业的半途，他的年轻生命被夺走了。一个怪诞的、然而照常情又是平常的事故，夺走了他的生命。令人难以理解，但却要设法接受这一无穷无尽的荒谬现实。

德国、欧洲各大歌剧舞台、负有盛名的各种节庆演出，特别是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失去了一位罕见的艺术家，一位令人陶醉的天才。一位似乎不知疲倦的歌唱家，毫不吝惜地奉献其艺术才华，正因为此，打动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心的，比起伟大的艺术，这可能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地沁人心脾。全世界为这一天才歌唱家的逝世深表哀悼，因为弗里茨·翁德里希早就属于这个世界。当时人们便认为，音乐界的这一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过去了1/4世纪的今天，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弗里茨·翁德里希仍然是后无来者，英名永垂。

人们说，一位艺术家，在他荣誉到达巅峰之时，离开舞台，是最为完美的归宿。但要是死神提前召唤，突然惨遭横祸，这样离开人生舞台，便成为一场悲剧，令人震惊，难以理解。

1966年9月5日，弗里茨·翁德里希扮演塔米诺，最后一次出现在舞台上，那是在当年爱丁堡音乐节期间，符滕堡国家剧院演出《魔笛》。这次演出正好给弗里茨·翁德里希的一生打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莫扎特的童话王子是他在歌剧舞台上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和最后一个角色。1954年7月21日，翁德里希首次扮演塔米诺登上了歌剧舞台，那是一次国家音乐学院在弗莱堡

保罗大厅举行的演出，演员清一色由声乐高级班学员担任。对于一个声乐大学生来说，翁德里希是一次很大的、但却不再有的成功。没有随之而来的聘用新手合同，没有惊人的聘用建议，更没有出现任何迅速飞黄腾达的迹象。惟一的弗莱堡城市舞台报道：在一些穷大学生演出中，允许弗里茨·翁德里希替代一位生病的歌唱家演出。一位经纪人听了他的演唱后，介绍他到斯图加特符滕堡国家剧院试唱。谈不上翁德里希在试唱中放什么异彩，更确切地说，他差点因此失去信心。尽管如此，音乐总监费迪南德·莱特纳和他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聘用合同。这并非因为他发现了一位一流的歌剧演员，而是他相信翁德里希具有这样的天赋，要给他五年的时日，使这位有才华的声乐大学生，成为一位真正的歌剧演员。

五年来，弗里茨·翁德里希效忠于斯图加特歌剧院——这是学徒的岁月，艰苦的岁月，也是充满诱惑的岁月。开始他只演些小角色，如信使、仆人和其他一些配角。1956年2月18日，他经历了扮演重要角色的突破，那是他替代一位生病的同事扮演塔米诺取得的。在以后的演出生涯中，童话王子这一角色始终形影相随地陪伴着他。当然，随之而来的，并非今日常引用的飞黄腾达，而是艰苦的工作，年复一年的歌剧院平淡生活，只有以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这样的熬煎。弗里茨·翁德里希必须学会忍受失败的痛苦：君特·伦奈特当时是为数寥寥无几的导演之一，对歌剧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他要立即将翁德里希从他重新导演的《偷猎者》剧组中除名。因为他认为，弗里茨长了一个歪鼻子，是一个笨拙的演员。在没发表的通知中称，翁德里希根本不是演员的料。指挥家费迪南德·莱特纳劝告伦奈特审慎从事，剧院总经理瓦尔特·埃里希·舍费尔更是敦促伦奈特，再次考虑此决定。伦奈特斟酌一番，强迫自己拿出耐心，并在其后数天内将歌唱家弗里茨·翁德里希塑造成一位歌剧和戏剧演员。对他来说，这种努力似乎是值得的，特别是翁德里希以超负荷的强度、投入这项工作。这种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尤其是在一些按照伦奈特标准的演出中，尽管尚有一切后来的挑战，但至今难有望其项背者。

1959年夏，翁德里希参加了萨尔茨堡艺术节演出，在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沉默的女人》中扮演亨利，并因此经历了具有国际意义的突破。这也是伦奈特导演的剧目，卡尔·伯姆担任乐队指挥。几个星期前，翁德里希同

慕尼黑歌剧院签订了一个合同。因此，慕尼黑不仅成为他新的活动场所，而且，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故乡。在这里，他感到愉快，愿意在这里生活。然而，是更安逸的生活吗？是格言式的安于现有成功、不求精进吗？翁德里希的日程表给予否定的回答。在责任书中这样规定：每个演出季，他必须在慕尼黑演唱 70 场，另加上在斯图加特他过去发迹的舞台唱 40 到 50 场晚场，而且，不可忘记，在德国这个省份、在欧洲重要音乐城市的节日演出、无数次客串和音乐会聘请，除此之外，还有电台和其后的唱片录音等等。到达功成名就的阶梯，要一级一级地攀登，不会有人将成功给你送上门来。

1959 年 9 月 26 日是翁德里希 29 岁生日，也是在这天，他第一次登上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舞台，在《魔笛》中扮演塔米诺。这是一次纯粹的客串，以后再也没有过。在翁德里希还没开始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成员之前，三年半时间过去了。维也纳后来成为他艺术的故乡，这是翁德里希多次明确表示过的。独自一人，他要继续生活在慕尼黑。然而他早就属于全世界：对他的问询，从各大洲纷纷传来。据 1960 年南巴伐利亚州劳动局的一则报道称，95% 的邀请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为了不影响他艺术事业的发展，他有意识这样做。在这方面，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尽管所有聘用建议是那样诱人。他在 35 岁时说过，毫无疑问，他至少还要演唱十年。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里，翁德里希对自己充满信心。在这里，他看到自己真正的前途。功名、利禄和爱情——这些问题他很少操心。总之，他对今后十年没设课题。这一态度，即便是维兰德·瓦格纳和拜罗伊特，也一定会满意。

“声乐艺术蕴藏着丰富的财宝，但还包含着更美好的希望。”弗朗茨·格里尔帕策这句针对舒伯特逝世说的话，现在可以用到弗里茨·翁德里希身上，有某些理由，却毫无疑问。因为单独这个想法——要是翁德里希今天还在演唱，要是这位今天已 60 岁的歌唱家还生活在他以前男女同事，如迪特里希·菲舍-迪斯考、赫尔曼·普雷或瓦尔特·拜利、露西亚·波普和布丽吉特·法丝宾德的圈子里，这的确有些令人神往，始终给人以想像的空间。翁德里希可能成为什么，在这一再提出的、重新讨论的问题之上，惟独几乎被遗忘了的是，翁德里希实际上曾是什么，是何许人也。

对这位歌唱家的生平回忆，使其形象具体化并得到集中的体现。首先，他是莫扎特声乐精华的体现。他曾是塔米诺（《魔笛》），是他那个时代的贝

尔蒙特（《后宫诱逃》），现在仍然如此，并适于我们的时代。一位莫扎特歌剧里的王子，他相信自己声音不可动摇的感染力，能稳操胜券地驾驭在希卡内德《魔笛》童话世界里的一切事件，经受住一切考验。他的吟诵无与伦比、沁人心脾，随着他的“康斯坦策”第一声呼唤，情节纷繁的《后宫诱逃》一剧便立即展开，并理所当然地成为自己勇敢的风流韵事，依靠的仍然是他充满胜利的信心和纯洁的光彩。如果每个人都有证据，证明莫扎特不能容忍他的男高音形象有任何纰漏，模棱两可或苍白无力，那么可以肯定，没人拥有比弗里茨·翁德里希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他的莫扎特剧中人物的形象，不是朦朦胧胧、难以捉摸的英雄，他的莫扎特作品演唱爽朗、清亮，将莫扎特塑造的英雄生平以自然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人们不妨对唐·奥塔维奥的角色进行审查，这一角色是由翁德里希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也是在这里，一个舞台的男子形象，或许第一次成为一个唐·乔瓦尼真正的对手，同样是影响广泛、意义重大。

翁德里希是演唱莫扎特歌剧的男高音演员。这是众所周知的形象，不是虚设的，也不会随时间流逝而被根本篡改。当时萨尔茨堡节日演出或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现场录音表现的这个形象，今天在唱片市场合法的灰色区才公开销售，作为宝贵的资料提供。然而，莫扎特男高音形象被放在许多其他形象之前，这也是翁德里希艺术生涯的一部分，同样重要。单浏览一下翁德里希演唱的20世纪作品、同代人的音乐到传统的词汇选择，人们不能不惊叹：维尔纳·埃克、卡尔·奥尔夫、莱奥什·雅纳切克，加上普菲茨纳、理查·施特劳斯、马勒和阿尔班·贝尔格、斯特拉文斯基、君特·拉斐尔、赫尔曼·罗伊特或路易吉·达拉皮科拉——列举这一系列作曲家，为推崇翁德里希，用传统的行话说，作为同时代音乐专家是绰绰有余的了。

弗里茨·翁德里希还是优秀的音乐会歌手，他同样严肃，同样深沉；说莫扎特和巴赫是其音乐世界的两大支柱，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为了年年演唱巴赫的基督受难曲，他经常婉言谢绝了赚钱的歌剧邀请。对他来说，同卡尔·里希特的艺术交往像同赫伯特·冯·卡拉扬的交往一样重要，他将此两者令人信服地统一起来。拉法埃尔·库贝利克非正统的圣歌演出，对他来说，就像卡尔·伯姆精确的歌剧乐队指挥一样多，最终，好像这些乐队指挥全部干瞪眼，无所收获，因为他们要将令人羡慕的歌剧演员和圣乐歌手同歌

唱家翁德里希分开——这对歌剧舞台是一个损失，更是对音乐会歌手的一个损失，特别是最后几年，翁德里希大大限制了自己音乐会的聘请。

然而，歌唱家弗里茨·翁德里希得到什么收益？他的杰出歌唱艺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出好于歌曲演唱。声乐教育家弗朗西斯卡·马丁森-洛曼曾认为，这些话对于歌唱家来说，像吃鱼子酱一样，在口中溶化。还没有人像弗里茨·翁德里希那样，接受这一美味似的理想。对他来说，唱歌和说话是一码事。声乐形象和歌词意义从不相互直接制约。他的嗓子能发出金属般响亮的、色调柔和的声音，令人容光焕发，轻松愉快，并且能优雅自然地达到极高的音域，这些音域好像蕴藏着至高无上的声乐秘密。对于听众，被当作漫不经心的幼稚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是对名副其实而言的。唱歌似乎不是艺术，不是特殊的行为和艺术手法，并且肯定不是矫揉造作。搏斗是不可听的，既不是为了声音的完美，也不是为了演唱表达的深沉程度。所有这一切都在于供这位歌唱家使用，而不要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强迫其就范。在他面前摆着无数的工作，艰苦的工作，需要全神贯注、紧张激烈，直至存在的自我耗尽威胁。谁曾觉察到？或许他的同事布丽吉特·法丝宾德有些觉察：“弗里茨·翁德里希，他是这样演唱，好像这是最后一次，这点我也想……”

荣誉是误解的总和——弗里茨·翁德里希也不乏这种经验。他的名字很快比他个人更为人们所熟悉，简直成了歌手完美的象征，一种自然的、不朽的、毫无矫揉造作的歌唱象征。但这些象征没有可理解的现实基础，而且要躲避任何具体化。此外，这些象征是公共财富。弗里茨·翁德里希这名字已家喻户晓，然而，他们大多数人从来没进过歌剧院或音乐厅。每个知道弗里茨·翁德里希的人，都会对他作出判断。总的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不假思索而变成偏见的判断。那种在翁德里希演唱中，总是引起共鸣的、无忧无虑的幼稚性，随后被盲目地信以为真：一位幼稚的歌唱家，不谙世故的年轻人，他的和蔼可亲总是被人奚落，在同事圈子里拍拍肩膀，立即成为笑料——这个有关不劳而获的神童古老而著名的传说。

一个人令人不愉快的误解——即便翁德里希对外想装作若无其事。从他内心看去根本是另一码事，他到处传播的、有感染力的情趣，经常只是表面现象，而自卫，他却没让人觉察出来。外表和内心，他早已学会将它们分开。大概是太严酷了，因此，在这里要顽强不屈。

我惟一一次听弗里茨·翁德里希演唱，那是在1966年6月节日庆祝周，他在令人肃然起敬的苏黎世音乐厅演唱古斯塔夫·马勒的作品《大地之歌》，海尔塔·托帕唱女低音，约瑟夫·凯伯特指挥。音乐厅里的全部座位都被坐满，包括前排的几个边座。对于年轻的文科中学生来说，这是个小小的幸运，我刚刚在不到两个月前，领到结业证书，这种证书有权在剧院晚场售票处购买优惠的大学生票。我坐在前排左边座位上，欣赏弗里茨·翁德里希演唱。无须强调，这点回忆相当模糊，并且也许有点大不敬之嫌，今天还要再次捕捉翁德里希当时演唱的细节。留在记忆中的印象，莫过于他那副响亮有力的嗓子，和一位以不妥协的强度、使尽全身力气的歌唱家。我还看到，他在第一首结束时，由于紧张而涨红的脑袋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位现在、过去都将自己的一切贡献出来的歌唱家，在当晚，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也根本没人能预感到的是：这是翁德里希最后一次音乐会。

无论怎么说，我绝对不想宣称，弗里茨·翁德里希是我曾听到过的“最伟大”的歌唱家。同样，我很难从这惟一一次同他见面中得出任何结论，撰写他的传记，追述他的生活道路——从最后在维也纳、柏林和爱丁堡获得辉煌的成就，回到慕尼黑耗尽精力的歌剧院的日日夜夜，追溯到斯图加特艰苦的学徒岁月，在弗莱堡音乐学院缺吃少穿的学习日子，最后回到莱茵兰—法耳茨的库瑟尔童年和战争年代。

总之，从《大地之歌》在苏黎世音乐厅上演以来的岁月，至少一个根本的印象已固定了下来——这一点在听翁德里希的无数唱片中得到证实。经常引证挂在听众和音乐之间的“表演面纱”，这种影响对音乐本质看法的“面纱”，在翁德里希的演唱艺术中是没有的，他的演唱，他的艺术使命是直接的和间接的，更深刻，更持久。对我来说，这个印象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

1990年6月于苏黎世

目 录

序 1

第一篇 库瑟尔，凯撒斯劳滕，弗莱堡，1930—1955

第一章 “埃姆里希啤酒馆”和中心影院：童年和战争岁月 3

第二章 从侏儒怪到冬季假期旅行：一位歌唱家被发现 19

第三章 “……我一生的决定性阶段……”：

在弗莱堡的学习岁月 29

第四章 巴赫的受难曲和轻歌剧伤感动人歌曲：

最初的音乐会和广播录音 45

第二篇 斯图加特，1955—1960

第五章 特拉克赛尔、温德加森、翁德里希：

三位男高音歌唱家和一部《魔笛》 65

第六章 舞台新角色及私人生活：弗里茨·翁德里希结婚了 79

第七章 歌剧院日常的严格训练：

斯图加特 1956—1957 年演出季节 90

- 第八章 “演员翁德里希：头号圆滑世故的机灵鬼” 103
- 第九章 艾克斯、爱丁堡和布鲁塞尔：第一届国际夏季音乐节 119
- 第十章 萨尔茨堡音乐节：一个国际性的突破 132

第三篇 慕尼黑,1960—1963

- 第十一章 《布鲁塞克先生之旅》和《暴君俄狄浦斯》：
翁德里希原唱、首唱 147
- 第十二章 克纳佩尔茨布什、卡拉扬、克伦佩勒：
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和三个指挥 153
- 第十三章 萨尔茨堡、斯图加特、伦敦、科隆
以及在慕尼黑家中 170
- 第十四章 柴科夫斯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翁德里希成为巴伐利亚宫廷歌唱家 190
- 第十五章 电影、无线电和唱片：一位受欢迎的媒体明星 208

第四篇 维也纳,1963—1966

- 第十六章 刚开始就倒了大霉：悲剧之年（1963） 229
- 第十七章 “弗里茨·翁德里希生病了”：多灾多难的1963年 248
- 第十八章 歌曲演唱家翁德里希：
“通过歌曲，我知道了自己是否会演唱” 268
- 第十九章 提前的年龄：翁德里希扮演帕莱斯特里纳 289
- 第二十章 萨尔茨堡、爱丁堡、慕尼黑和拜罗伊特音乐节 308
- 第二十一章 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最后一个演出季节 328
- 第二十二章 “上帝赐福受人尊敬的艺术家”：
一句失去意义的祝词 350

附录一 参考文献 371

附录二 弗里茨·翁德里希在各广播电台的录音 376

后记 389

第一篇

库瑟尔，
凯撒斯劳滕，
弗莱堡，
1930—1955

第一章 “埃姆里希啤酒馆”和中心影院： 童年和战争岁月

库瑟尔，莱茵兰—法耳茨州一座静谧的小城，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更不闻名，按照今天的标准，仍然是座小城镇。1929年秋，这座小城市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国际新闻大字标题上。全世界的电报机都在传播一个消息：第一支德国喜马拉雅山探险队戏剧性地中断攀登该山活动。1929年6月23日，9名业余登山队员出发了，他们全部为慕尼黑登山联合会成员。目的地是喜马拉雅山8598米高的干城章嘉峰。他们计划首次征服此峰，“这是一项伟大的任务”，发起人兼登山队队长保罗·鲍尔当时强调说。“也许是人类征服地球给我们提出的最后的伟大任务。”现在他们在这伟大的任务中失败了。人们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纪录，这一值得骄傲的成绩将永远载入史册。10月3日，两名队员到达约7300米的高地，在这里，他们还充满信心，要在第二天一举登上顶峰。然而天气突变，翌日，晚上下了一场一米深的大雪，使这一大胆的希望破灭。探险队被迫中断登顶计划，鲍尔只好同队员们打道回府。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被当作祖国的英雄，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巴伐利亚—莱茵兰—法耳茨的库瑟尔也如此。这里有个非常特别的原因：即保罗·鲍尔来自库瑟尔，他1896年在此地出生。小城市民们以骄傲的口吻，谈论他们著名的登山健儿，他们现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库瑟尔意外地成为世界关心的焦点，它要继续已增强的信心，加强对外交往，展望未来。还在当年，市政委员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交流协会，目的是今后“促进旅游和提高商品销售额”。这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

库瑟尔，巴伐利亚西部边陲的一座小城：绝不是说，它在地理位置上错综复杂。自从1816年拿破仑实行欧洲新秩序以来，库瑟尔便归属巴伐利亚的莱茵兰—法耳茨州，是莱茵河左岸的一个省，远离巴伐利亚王国中心。再

者，巴伐利亚的法耳茨，连同北部毗邻的普鲁士莱茵河诸省，1919 年以来成为边界州。因西部是萨尔州，根据凡尔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划分出来，直接由国际联盟管辖。

库瑟尔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地方，为各种传说交织的地带。它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库瑟尔这个地名，大概出自凯尔特语言“科斯拉”（Cosla），是流动水域的称呼，这也表明，该地区早在凯尔特时代，可能已有人定居。据传说，法兰克帝国传奇式的创建者克洛德维希一世于 496 年战胜日耳曼人之后，接受主教雷米吉乌斯·冯·莱姆斯洗礼，并将此地以主教名字命名赠给他，以表谢意。这块地包括科斯拉、库瑟尔和格雷尼邻镇阿尔滕格兰。日期和事件虽然还存在争议，但史学家都毫不犹豫的在传说领域中引证此二者。尽管如此，凯尔特人和罗马人都留下了可作佐证的足迹。第一个以文书形式提到该地的时间是 952 年，并且直至当代，还习惯以雷米吉乌斯州称呼库瑟尔四周这一更为狭窄的地方。



乐队指挥保罗·翁德里希（右一）和他的妻子安娜（右二），即弗里茨·翁德里希的父母；左一为安娜的妹妹玛丽，左二为芬妮。摄于 192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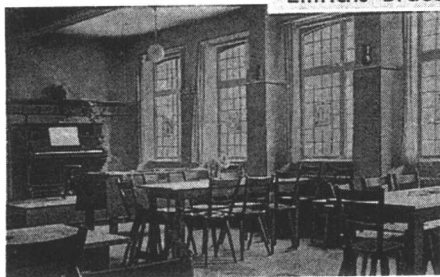
在库瑟尔河谷，其间有草场、森林和田地，延伸至利希滕贝格城堡，这是德国中世纪最强大的军事要塞，脚下是雷米吉乌斯山麓。自1347年以来，库瑟尔就不间断地实行城市法。小城中心是巴洛克和仿古式建筑，古老的集市广场也在此处；图画般的梯式小胡同和错落有致的内院，继续洋溢着过去时代梦幻般的气氛。这个富于浪漫色彩的市镇，曾两度化为灰烬，那是在1635年30年战争动乱中和1794年听命于法国革命军时期。

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依然如故。首先是音乐活动。自古以来，这块土地便被称之为西法耳茨音乐家之邦。在法国革命后的灾难年代，这里出现了那种流浪音乐家行业，这很能说明西法耳茨的特色。哪里来的这种特殊的音乐爱好和天资，是弄不清楚的。许多移民是作为矿工或宗教上受迫害者从波希米亚、萨克森、蒂罗尔或瑞士来到西法耳茨，同时带来了他们家乡的风俗习惯，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但没有证据的假设。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流浪音乐家活动在19世纪得到迅速开展。人们联合成6—14人的小团体，起初在法国和其他欧洲邻国演出，后来周游了半个世界——作为“巴伐利亚人”或“利布希人”的管弦乐队，西法耳茨流浪音乐家在欧洲著名的海滨浴场巡回演出，马戏团乐队在帐篷内到欧美各国客串。1900年前后，发展到达顶峰，大约有2500名法耳茨流浪音乐家奔波在旅途中。据估计，他们每年给家乡带来大约100万金马克的收入。除了通俗歌剧旋律外，他们主要演奏舞曲：如波兰的卡拉科维克、匈牙利的查尔达什、爱尔兰的里尔、英国的吉格、号笛和长枪舞曲以及波希米亚的波尔卡，节目不断编排、翻新。同时，这些流浪音乐家也从美洲带回新音乐——早期爵士乐如步态舞、拉格泰姆或土耳其漫步舞，大大早于189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约翰·菲利普·苏泽以这种还鲜为人知的音乐，使惊奇的欧洲人目瞪口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秩序也影响到巴伐利亚的莱茵兰—法耳茨。1918年秋，德国西部战线崩溃后，12月初，第一支法国占领军进入库瑟尔。随后便开始了艰难的岁月：不久出现了通货膨胀，金色20年代的恐怖幽灵业已显露。库瑟尔这里，已不是物质富裕的时代。无论如何，人们已感到躁动的气氛——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抑郁而模糊的憧憬，一个新的世界视野的征兆。对外边世界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德意志帝国内进行的改革，在库瑟尔暂时还没有什么察觉。深刻的、最受欢迎的变化到1930年才发生。6月，法国



Emrichs Braustübl, Saarpfalz



“埃姆里希啤酒馆”：弗里茨的诞生屋：坐落在库瑟尔市特里尔街 27 号。1929 年父亲翁德里希接收了包括相邻的电影院在内的小客栈。

占领军第一支部队从德国撤回。在德国，也在库瑟尔，现在又呈现出平日的气氛。当时生活在这小城的居民大约 3500 人，共计 900 户。只有少许街道是石块铺砌或柏油的，最重要的街道逐渐才铺上路面，也零零星星地修建了人行道。但城外依旧废石成堆，满目荒芜，难行的陡坡、山丘、小树丛，好一派田园生活风光。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设备；森林、田野、草地和阴凉的峡谷点缀其间。

1930 年 10 月 2 日，“埃姆里希啤酒馆”客栈及其附属的中心影院老板、教堂乐队指挥保罗·埃德蒙德·翁德里希到库瑟尔户籍官处报告，他老婆生了一个男孩：弗利德里希·卡尔·奥托，9 月 26 日“上午七时三刻”生，正像有关表格上填写的那样。在小城里，人们早已知道这条新闻。父亲一大早便在客栈大门上，贴了张临时告示：

小弗里茨今天出世
暂停营业！